

密使

Secret Emissary

张成功◎作品

《黑冰》《黑洞》《刑警队长》作者

请关注
“密使”

将怎样在国军高层演绎惊心动魄的谍报战

群众出版社

密使

《黑冰》《黑洞》《刑警队长》作者

张成功◎作品

Secret Emissary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密使 / 张成功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9.4
ISBN 978-7-5014-4441-0

I. 密…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39145 号

密 使

著 者: 张成功
责任编辑: 张 蓉
封面设计: 张子建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52173000 转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qzchs.com
信 箱: qzs@qzchs.com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6 开本
字 数: 486 千字
印 张: 26.75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4-4441-0 / I · 1835
定 价: 38.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序 章

用盐水冲洗完毕，抬起湿淋淋的白皙双手撩开披散在脸前的长发，汪寒眉边在白大褂上揩着手边走出护理房。

这是个十分简陋的战地医院，说是医院，其实只是落脚在乡村祠堂的临时救护所，两边的厢房成了手术室、门诊室和护理室等，而并不很宽敞的厅堂则成了病房。伤员们横七竖八地或躺或倚，满屋子里弥漫着刺鼻的腥臭味。当汪寒眉走出护理室时，阴暗的厅堂便似乎一下子明亮起来，躺着的伤员抬起了头。护士长汪寒眉并不是那种艳丽无比，让人一见就眼前一亮的子，但她眉宇间似隐似现的妩媚、搭配得虽不精致却十分匀称的五官，会让人越看越舒服；尤其是那双波光荡漾永远都含着温情和笑意的眼睛，更是会让人为之心动。所以当她们出现在这些土黄色军装裹着伤残躯体的伤病员们面前时，引起他们的注目也就可以理解了。一阵小小的骚动后，几个伤员呻吟起来，随着哼哼声音的加大，他们悄悄掀开眼帘，偷偷窥视着汪寒眉。汪寒眉微微一笑，依照惯例轻盈地走到他们面前，弯腰伸出细长的手指，抚摩他们的面颊，呻吟声逐个停歇。汪寒眉直起身子，长长地吁出一口气，在伤员们的注目下走出厅堂。

太阳刚刚升起，祠堂的走廊上又送来了许多伤员，他们身上血迹斑斑，伤重者躺在地上，能活动的全都紧紧挨着挤坐在老旧的长条凳子上，排队等着登记，每张被硝烟熏黄的脸上都带着污渍和菜色，呆滞的眼神在游移时偶尔闪露出焦躁与不安，当目光落在伤口上时，顿时便显现出慌乱的表情，最后便是一声长长的充满无奈与疲惫的叹息。

汪寒眉极目远眺，朝霞映照着的田野在她面前铺展开来。淮北大平原果然是秀丽万端，即使用最华美的形容词都描绘不出她的万一。翠绿油亮的麦苗在初春温煦的微风吹拂下向天边涌动着，犹如浩瀚的大海般动人心魄，麦海绿浪间游动着晨起春耕的村民，几头膘肥壮硕的黄牛在清脆的鞭声和主人的吆喝里不疾不徐地走着，身后是翻耕出的乌黑闪亮的沟垅，散发着醉人的泥土芳香。好一幅宁静温馨、绚丽多彩的春景图。汪寒眉不由得得心醉神迷，浑身的疲惫一扫而光，心胸也开阔明朗起来，一股久违的温情从心底悄悄漫起，眼睛渐渐湿润了。

忽然，一声尖锐的啸声由远而近，撕破了明净如洗的晨空，眨眼间便有一发

炮弹落在祠堂前。随着惊天动地的爆炸声响起，汪寒眉条件反射似的卧倒在地。这是一发威力很大的榴弹炮，飞舞的弹片已击中了祠堂走廊上猝不及防的伤兵，有十几个人躺在血泊里挣扎呼叫，还有几个靠前的伤兵已直挺挺地躺在台阶下停止了呼吸。紧接着，一发又一发的炮弹接踵而至，爆炸声震耳欲聋，一团团烟柱冲天而起，有一发炮弹竟击中了祠堂，半边屋顶被掀飞。祠堂旁边的草棚里冲出战地医院警卫连的官兵。他们持枪向炮弹飞来的方向冲击。伏卧在地的汪寒眉此时已顾不得危险，跳起身来和医院的同事们去抢救伤员。

警卫连的官兵们跳进祠堂不远处的水沟，前面的麦田里隐约可见晃动的太阳旗，钢盔和刺刀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着阴森森的寒光，日本鬼子呜里哇啦喊叫着往前冲。密集的枪声顿时炒豆般响起。

短兵相接，炮声戛然而止。汪寒眉和同事们抓住这难得的空隙，把祠堂里的伤员往外抬。就在他们手忙脚乱时，警卫连通讯员从前边飞奔过来。他气喘吁吁地跑到汪寒眉面前，大声问她院长在哪儿。汪寒眉环顾四周，然后无奈地告诉通讯员，大家都在抢救伤员，谁知道院长会在哪里。通讯员睁大血红的双眼，以命令的口吻急促地对汪寒眉吼叫，让她马上撤退。汪寒眉手指着伤员问，那他们怎么办？通讯员声嘶力竭地喊，能走几个算几个，鬼子很多，火力也猛，前边快顶不住了，连长命令能走的快走，要不大家统统完蛋，说罢扭身又向沟里跑去。汪寒眉不由自主地顺着通讯员的身影向麦田里望去，果然见黑压压的鬼子正嗷嗷叫着朝这边冲来。一股寒气袭遍全身，她不由得打了个冷战。就在她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时，一颗子弹击中了她的腹部，她摇晃着倒在地上。

在一个天井开阔、院房整齐的四合院，几棵参天的古槐已在春风里绽开嫩嫩的绿芽。白墙、黑瓦和红木廊柱都显示着这是一大户人家，只是院墙上、树杈间纵横交错的电线和房顶的无线电天线凭添了几分肃杀与森严之感，而进进出出全副武装的军人更是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这是一个任何闲人都不能随意靠近的军事禁地。

对着天井的正房是指挥所。此刻，一位戎装齐整，佩带国民党军少将军衔的军官就坐在八仙桌旁，眯着双眼，扫视着旁边墙上挂着的军事地图，上面标满了密密麻麻的记号和图形，有太阳旗、红五星和青天白日旗。他年约三十四五岁，方脸粗眉，平头上的短发如钢针般根根竖起。他粗大的双手交叉托着下巴，目光在地图上移动着。此人就是有着抗日名将之称的国民党第68集团军132师少将师长吴克峰。

正在对着地图凝眉深思的吴克峰被门外的一声“报告”惊醒，少校副官程小鹏从门外风风火火冲进来。他向吴克峰敬了个礼，急不可耐地报告说离他们防区不远的—个新四军战地医院被日军包围了，目前处境十分危急。吴克峰双臂—撑，从八仙桌旁站了起来，问日军有多少人。程小鹏回答说至少有一个团的

兵力，他接着又补充说新四军的战地医院只有一个警卫连。

吴克峰眉峰一耸，大手一挥说：“上！”

程小鹏不无顾忌地说：“上峰明确训示要利用日军消灭新四军，这样做会不会违反军令招来非难？”

吴克峰眼一瞪：“新四军也是中国人，况且又是救死扶伤的医院遭难，不管不问是要遭天谴的，管不了那么多，我说上就上，马上传达命令集合部队。”

程小鹏双脚一并，挺胸昂首说了声是，然后转身跑出去。吴克峰抓起桌上的军帽，也紧跟着匆匆走向门外。

68集团军司令部驻在鄂北的一个集镇上，中将司令官马淮安此时正在操办婚事，准备迎接他的第三房太太黄杏儿。

司令官的婚事使整个镇子都沾上了喜气，到处都是显示着吉祥欢庆的红色，临街的门楣上挂着红灯笼，每个路口都飘扬着红布条红横幅，街中心小广场摆满了红艳欲滴的玫瑰花，街上三两成伍的军官士兵也都戴上了红丝带。

位于镇子东门的花戏楼锣鼓喧天，欢庆司令官新婚的三天大戏，今天已开锣登台。黄杏儿本是鄂豫地区小有名气的豫剧演员。马淮安是出了名的戏迷，他已去世的大太太丁一兰也是京剧名伶，女儿马梦兰十六岁就被他送到英国攻读戏剧。黄杏儿的身份决定了这三天大戏的剧目全都是豫剧的经典折子戏，登台献艺的名家都是黄杏儿的梨园同道、艺中好友，他们自然是卖尽全力、一展才艺，要给黄杏儿挣足面子，以后有了马淮安这样有权有势更有枪杆子的大老板撑台，他们的戏班子自然会顺风顺水。

台上曲声悠扬缠绵，演员们使尽浑身解数，把一出出经典剧目演绎得出神入化；台下观众看得如痴如醉，时哭时笑，不停地鼓掌喝彩。戏台的前排，马淮安拥着黄杏儿端坐在太师椅上，神情专注地品味着台上的剧情和唱腔。黄杏儿作为新娘，自然是光彩照人。她一脸幸福，不时拿起面前桌几上的橘子、香蕉之类的水果，剥开皮，送到马淮安嘴里。

马淮安怀拥佳人，正看得入迷，程小鹏挤到他面前。马淮安见程小鹏白净的脸上布满焦急，高高的鼻梁上渗出细碎的汗珠，知道大概是出了什么事情，于是头一侧，问程小鹏有什么事。程小鹏连忙弯下瘦瘦的腰身，说吴师长派他前来贺喜，接着又压低嗓门说，吴克峰师长之所以没来，是要去救新四军。马淮安皱了皱眉，身子往椅背上靠了靠，让程小鹏传话给吴克峰，让他马上撤回来。程小鹏有些为难地吸了吸鼻子，说他一个小副官，怎么命令得动自己的师长？马淮安不知是不想给吴克峰下达这样的命令还是不忍离开戏台，抬手拍拍程小鹏的肩膀，含糊其辞地说这事就这样了。程小鹏见马淮安没有丝毫起身的意思，只好无奈地躬身离开。

程小鹏赶到司令部，要通了国防部二厅的电话，向厅长郭树增报告了吴克

峰擅自违反军令去救新四军战地医院的情况，然后才急匆匆回到师部，向吴克峰传达了马淮安的命令，要他收回救援新四军的命令。吴克峰不予理睬，训斥程小鹏少管闲事。

吴克峰指挥部队直扑日军阵地，就在即将交手时，接到了国防部的电话。这使他感到有些意外，他意外的并不是国防部要他撤退的命令，而是重庆方面这么快就获得了他的行动消息。接完电话后，他用怀疑的目光看着程小鹏。程小鹏坦然地一挺胸脯说，是自己捅上去的，他不能不为师长的前途考虑。吴克峰冷冷地看了程小鹏一眼，说那我还要谢谢你了？接着声音变得严厉了，对你这个副官以后我真要高看一眼呢。程小鹏仍竭力劝阻吴克峰，说师座还是慎重些好。吴克峰火了，冲着程小鹏低声吼道：“到底你是师长还是我是师长，马上给我吹冲锋号，把小鬼子的脑壳全给我砍下来！”

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冲锋号响彻四野，早就架起的迫击炮狂风暴雨般向日军阵地射击。

正逼近祠堂，以为胜券在握的日军被突如其来的攻击弄晕了头，他们急忙调转枪口，拼命抵挡。

132师的官兵们见到日军就红了眼，如猛虎下山般扬起大刀片，口中嗷嗷直叫。刹那间，翠绿的麦浪上飘满了火把般的红布带。麦田沟壑里的争斗，显然是大刀片更占上风，加上132师人多势众，遍地都是戴着青天白日徽章的国军。日军很快就溃败了，他们且战且退，丢下一具具尸体和缺胳膊掉腿的伤兵，逃之夭夭。

新四军战地医院得救了，警卫连长紧握住程小鹏的手，连声道谢。

吴克峰骑马在礼堂前转了一圈，便命令程小鹏撤退，说罢一扯缰绳纵马而去。

捂着受伤的腹部蜷缩在祠堂台阶前的汪寒眉恍若梦中，那位骑在高头大马上的指挥官的身影是那样熟悉，她不由得一阵天旋地转，失去了知觉……

第一章

1

重庆沸腾了。这座中国战时的陪都到处洋溢着欢庆抗战胜利的热烈气氛，大街小巷，鞭炮齐鸣，锣鼓喧天。

而此时的长江边则是另一番景象。全副武装的国军洪流从江堤两侧向北进发，江堤上滚动着装甲车、军用卡车、炮车、吉普等，充满着肃杀之气。朝天门码头上，军舰一艘紧挨着一艘，国军官兵纷纷从甲板上跳下，熙熙攘攘，混乱不堪。

1945年的秋天本应是硕果累累的季节，经过八年浴血奋战，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然而，期待着休养生息、重整山河、走向和平的人们，谁也没有想到，一场血腥的内战已悄悄地拉开了帷幕！

夜幕降临，重庆的夜空绽满了五颜六色的焰火。在郊区歌乐山下的68集团军司令部礼堂内坐着军容整齐的军官们。司令官马淮安正主持召开军事会议，他坐在主席台中央的长条椅上，旁边是身材瘦削、戴着金丝眼镜的姬少康。

马淮安清了清嗓子，斜一眼姬少康说：“诸位，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本集团军新任政战处处长姬少康先生。你们可要记住了，他这个‘姬’不是老母鸡的‘鸡’，是那个什么霸王别姬的‘姬’！”台下哄堂大笑。姬少康尴尬地干咳两声，起身向台下躬身施礼。马淮安拍拍巴掌说，“下面就请姬处长讲几句，大家欢迎！”台下响起几下稀稀拉拉的巴掌声。

姬少康挺了挺胸，抑扬顿挫地说：“诸位同仁，少康受国防部委派，有幸来到素有威名的68集团军任职，以后还望各位关照。八年抗战，我军民力挫倭寇，今跻身四大列强之一，雪中华百年之耻。此伟大之胜利，全赖委员长英明统御，各民族上下一心……”

马淮安皱皱眉头，伸出手一把将姬少康摁坐在椅子上，粗喉大嗓地说：“你小子别整那些洋词，我老马听了像天书！”说着猛的一挥胳膊，“长话短说，我们要打共产党了，大本营命令，近日本集团军将开赴徐州，委座的《剿共手册》已经发给了你们，要认真阅读，领会精神……”

台下的132师师长郭家芳和37师师长崔经纶交头接耳：“崔兄，你们要的

给养派下来没有？”

崔经纶擦着大檐帽上的青天白日徽：“要一担，给一斗，要一斗，给一升。”说着戴上帽子，“现在这重庆城里，谁不伸着手？既然要饭，人家给馒头，给稀粥，就不能挑挑拣拣喽。咱们西北军，在委员长眼里，永远是脑后长着反骨，最后给你一口免费的棺材就不错了。”

忽然，一声巨响，礼堂后面左右两侧的角门同时被撞开，司令部刘副官带着十几名士兵冲到主席台上，围住马淮安和姬少康。马淮安瞪大双眼，吃惊地看着刘副官。侍卫长金昊纵身跳上台，举枪直逼刘副官。刘副官对着金昊抖抖枪，喝令：“站住！再朝前一步，我就让司令头上多长几个眼睛！”马淮安连忙用眼色制止金昊。金昊不得不停步，收回手枪。

马淮安对着刘副官一声怒吼：“你个小王八蛋，要干什么？想他妈造反不成？”边吼边伸手去摸腰间的枪套。

刘副官一伸枪管，顶住了马淮安光秃秃的脑袋，两个士兵一左一右立时架住他的胳膊窝。刘副官对着台下大声说：“弟兄们，内战不得人心，我等仁人志士要振臂而起，共图和平大业！”

台下乱成了一锅粥。这时，一队宪兵突然冲进礼堂，将刘副官等人团团围住。军统行动处处长林双木背着手，面露阴沉之色，慢慢从角门走进来，声音低沉但却威严地命令刘副官：“这里是国府重地，容不得你肆意妄为！把枪放下，现在还来得及，不然你们只有死路一条！”

刘副官挥舞着手中的枪：“你他妈少威胁老子，你要敢动一动指头，明年的今天就是马司令的祭日！”

马淮安慌了，对着林双木大叫：“别乱来！”

刘副官对着几个士兵摆摆手，士兵们架着马淮安就往角门走。

2

歌乐山上的寺庙里气氛肃穆，香案上青烟缭绕，几个和尚敲着木鱼，口内念念有词。吴克峰一袭青色长衫，躬身对着香案。程小鹏面容虔诚地站在吴克峰身后。尹良田快步走进来：“吴军长，司令请你速回总部参加军事会议。”

吴克峰面无表情，对着香案凝神注目。“我已向司令请假七天，为那些阵亡的弟兄超度，你回去转告司令，我会按时下山，回归军营！”

尹良田急切地说：“可是军情紧急，还望吴军长……”

吴克峰扭脸吩咐程小鹏：“走，去灵棚！”说罢径自走向寺庙外。

吴克峰大踏步走向林中布置好的灵棚，一边解开长衫，就手抛在地上。沿

途有松林夹道，每株松树下都站着一个荷枪实弹的卫士，清一色美式装备，面容严肃，执枪默立。沿途，几名高级卫士为吴克峰一一递上军上衣、勋章、武装带、枪套、手枪、中正剑、大氅，最后一个高级卫士向吴克峰递上一顶将星闪烁的大檐帽。吴克峰一身中将打扮，顿生威仪。长道下，卫士们行举枪礼，吴克峰一摆手，程小鹏在他身后一把掀开罩在灵棚香案前的白色半透明帷帐，十几个灵位和对应的照片显露出来。吴克峰单膝跪倒。众卫士在阶下一齐跪倒。跪下时，刀枪碰撞，訇然有声。

程小鹏递给吴克峰一瓶茅台酒。吴克峰打开瓶盖，将酒倾洒在灵位前。吴克峰拔出他的“中正剑”，在左手食指上切开一个口子。一滴滴鲜血滴在坟头。“沾了活人的血，你们的魂儿就该回来了。”仿佛是回应他的话，一串夜禽惊飞，扑啦啦飞过头顶。吴克峰立正，挥手敬礼：“兄弟们，跟我们回家了！”

卫士们抽出二十响驳壳枪，对准夜空，一口气放空。曳光弹火花飞溅，枪声嘹亮。一切沉静之后，吴克峰对灵位躬身施礼：“国民革命军 68 集团军 77 军军长吴克峰，特来拜祭诸位！英灵不朽，请再受我等一拜！诸位，保佑我们前程平安、无往不利！”说罢对着身旁的尹良田一挥手，“下山！”

吴克峰带着卫士们走下山，尹良田和程小鹏紧跟在他左右两侧，一排军车疾驰而来，前面的军用卡车戛然停在吴克峰面前。卫士们顿时围成两道环：一道护卫吴克峰，一道把第一道人环、连同汽车统统包围起来。

汽车大灯熄灭，无人出声。车内忽然传出“砰砰”的踢门声。门被踢开，马淮安手足被缚，一头跌出车外。马淮安抬起头，可笑的是他的嘴不是被布条塞住的，而是堵着四五根雪茄。刘副官在车里一踢马淮安的屁股，跟着他走出车门。他对吴克峰一个立正：“吴军长，我们捉了马淮安，请你领导 68 集团军，即刻退出内战，救弟兄们五万条性命！”

吴克峰沉思片刻，摇摇头说：“军人上下级有如父子，岂可轻易逾越？”

刘副官向前逼进一步：“如果你不答应，那对弟兄们就不是真体恤！我宁可死在此处，证明吴军长不过是徒有虚名！”

吴克峰走向被绑着的马淮安，拔去他嘴里的一根雪茄。马淮安“呸呸”吐出其他几根，终于能说话了：“龟孙子王八蛋，知道老子爱抽雪茄，一根根孝敬嘛！也没有一块儿塞的！”虽然实在不是个发笑的场合，吴克峰的卫士和刘副官带来的卫士们还是忍不住发出了笑声。

吴克峰板着脸：“你们能去哪儿？这里是重庆，国统区腹地！四下里都是部队！”

刘副官说：“我们有马淮安做人质，可以一路畅通！”

吴克峰朝前跨出一步：“我来给你们做人质，放掉马司令。”

吴克峰的卫士们扶起马淮安，吴克峰脱下自己的大氅，为马淮安罩上。几

辆吉普和摩托车紧跟而至，林双木、姬少康、金昊和宪兵们从车上、摩托上纷纷跳下，围上前来。

这时，一发红色信号弹升上夜空。一波一波的士兵们涌上山路。轻重机枪、迫击炮，层层架在公路上。刘副官朝周围扫了一眼，自知走不脱了，声嘶力竭地叫道：“部队明天就要向徐州开拔，去打中国人，老子不干！吴军长，你的灵堂上得添一个灵位了！我先走一步，去拜会拜会牺牲的弟兄们！”说罢，把手枪顶在太阳穴上。

吴克峰伸出手，拇指一下卡住了枪机。马淮安趁机一个反手，缴了刘副官的枪，喝令金昊：“把这王八蛋给我绑了！”金昊和几个卫士上前捆绑住刘副官。

林双木率领宪兵欲上前抓捕刘副官。姬少康突然一声大叫：“慢着！他是我们68集团军的人，理应由我们处置！”

林双木的副官宋胜说：“姬少康，你他妈少横插一杠子，这个人我们早就盯上了，他密谋造反，策动士兵投共，此案非我们军统审理不可！”

姬少康斜了宋胜一眼：“你们军统的手伸得也太长了吧？”然后转向马淮安，“司令，你看——”

吴克峰这时才看清姬少康，低声问马淮安：“这位是？”

马淮安舒展舒展身子：“哦，我忘了介绍，这位是新政战处姬少康处长。”

姬少康凑到吴克峰身前，微笑着说：“吴兄，别来无恙？”

马淮安诧异：“怎么，你们认识？”

吴克峰点点头：“姬大少爷是我的同乡名流，当然认识。”

姬少康矜持地说：“吴军长才是我们家乡的骄傲，五百年就出了这么一个将军啊，还望吴兄日后多多关照！”

吴克峰不卑不亢：“彼此彼此！”

那边宋胜又扯开嗓门叫了起来：“你们竟然还有闲心叙旧！”说着，对身后的宪兵一挥手，“把人带走！”

姬少康跨出一步，神情凛然：“谁敢？68集团军的地盘，没有马司令发话，容不得你们撒野！”旁边的宪兵和卫士们举枪对峙。

林双木突然呵斥宪兵：“干什么？和共军还没有交火，我们自己倒先动起了家伙，把枪放下！”宋胜和宪兵们放下手中的枪，后退几步。林双木转向马淮安，“马司令，此人在贵集团军策反投共，背后应该还有主谋，您看是不是由我们先行审理，这功劳当然会记在马司令身上！”

马淮安皮笑肉不笑：“林处长所言极是，只不过我不能不给我这位新任的政战处长一个面子，他的主要任务就是侦审共谍。况且姬处长也是你们国防部直接委任的，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嘛！”

林双木冲马淮安拱拱手：“那好吧，我们静候佳音！”说罢跳上吉普车。

宋胜发动车子，嘴里仍在不满地嘟哝着：“……我们好不容易才抓住了这条线索，就这么轻易把那个姓刘的交给了姬少康，真他妈窝囊！”

林双木倚靠在座椅上，眯着眼：“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

3

山东临沂新四军敌工部部长冯路此时正坐在办公室里阅读电文。说是办公室，其实就是借用的民房，土坯墙，茅草顶，十分简陋。屋内仅有几个矮脚凳和一张断腿的饭桌。身躯壮实高大的冯路佝偻着身子伏在饭桌上，聚精会神。助手潘文站在他旁边，一张一张地递着电文稿。

这时，身着便装、蓄着满脸络腮胡子的四叔跨进门来。潘文要招呼他，四叔做了个“禁声”的手势，自己拖过一把凳子，在冯路对面坐下。

冯路抬起头，深深地吁了一口气，对四叔说：“有什么新的情报？”

四叔回答说：“据可靠消息，68集团军即将开赴徐州前线，与我军正面交战！”

冯路点点头：“正如我们预料的一样，68集团军是西北军的一支劲旅，我们不可小觑！陈军长指示，要尽可能地从内部瓦解敌人，你看，有无可能？”

四叔喷出一口浓烟，语气坚决：“目前唯一的办法就是启动密使一号。”

冯路皱起眉头说：“密使一号那边的电台肯定出了问题，这给我们的联络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必须尽快想个办法解决！”

四叔凝神思索片刻：“看来，只有我去一趟徐州了。我是密使一号的唯一联络人！”

冯路点点头：“好吧。另外还有日本人留在徐州的那批军火，也要尽快查到藏匿地点。这两副担子，只能压在你一个人肩上了。”

早晨的阳光格外明媚，马淮安在司令部院子里打着太极拳，脸上布满了细碎的汗珠。站在旁边的侍卫长金昊赶忙递上毛巾。马淮安收住拳势，接过毛巾擦脸。姬少康走进了院门，对着马淮安举手敬礼：“报告司令，少康奉命前来，不知司令有何训示？”

马淮安缓缓转过身问：“姓刘的那小子你打算怎么处置？”

“卑职已经严刑审讯，此人是铁杆共党分子，拒不招供！”

马淮安把毛巾扔到金昊怀里：“那就把他毙了！”

姬少康用征询的口气说：“司令你看是不是把此人交给吴军长执行更合适些？”

马淮安点点头：“行，让逊之办理此事，我放心！”转脸吩咐金昊，“去，打电话

请吴军长过来！”

姬少康对院门外一挥手，一辆囚车缓缓驶进大门。“司令，犯人我已经带来了，就请司令处置吧！司令如果没有别的吩咐，少康就告辞了！”

马淮安挥挥手，“去吧去吧，没你的事了！”

吴克峰走进司令部院门，院子里站着两排荷枪实弹的卫士。马淮安坐在卫士中间的太师椅上，说：“姬处长已经把那个姓刘的共党交你我处置了，咱哥儿俩今天要好好审他一番！”边说边对着囚车一挥手，两个卫士上前将囚车后门打开。

刘副官从铁栅栏后探出头来：“司令、吴军长，一失足成千古恨，跟着蒋介石打内战不会有前途，你们可要想清楚了啊！杀了我，共产党不会饶过你们！”

马淮安起身走到囚车前，把点燃的雪茄一下子杵到刘副官攥着铁栅栏的手上：“屁话！你死到临头，竟然还要策反我老马？你他妈才是执迷不悟，异想天开，把他拖出来！”

两个卫士将刘副官拖出囚车。马淮安又坐回到太师椅上。吴克峰俯在马淮安耳边悄声说：“司令，这小子的话不无道理，我们现在没有必要彻底得罪共产党……”

马淮安怔了怔，沉默不语。吴克峰压低声音：“司令，咱们不能忘了共军当年抗战时鼎力相助的义气。这刘副官多半是共党那边的人，恰可还他们一个人情。做人最重一个义字，他们有来，我们有往，不然，岂不是我们忘恩负义？杀了他，得罪共党不说，老蒋那里也不会高看我们 68 集团军一眼！”

马淮安沉吟着说：“嗯，有道理。不过，若让军统和国防部二厅那帮家伙知道，红口白牙，诬我通共，更是麻烦！”

吴克峰显得胸有成竹：“司令放他走后，地上遍洒鸡血，掘个空墓，立一块假碑，日后晓谕全军，有谁怀疑？司令如果还不放心，这重庆总有待决的人犯……”

马淮安斜眼盯着吴克峰：“逊之，你是面似忠厚，内藏奸诈啊！”

吴克峰笑了：“司令，这话是说戏台上白面孔的小人的。司令看戏多，自然容易想到戏上去，克峰知道司令是夸我。”

马淮安一拍吴克峰的肩膀：“那你就是——脸像窦尔敦，心似黄三泰！”说罢哈哈大笑。

两名卫士把刘副官架到马淮安面前。马淮安掏出卫士的驳壳枪，点点刘副官的腰眼：“走！蹄子动动！咯嗒咯嗒，哎，对！别回头！”刘副官膝盖发软，踉跄移步。马淮安举起驳壳枪，嘴里“砰”的一声，同时，掷出粗大的雪茄烟。雪茄烟头在刘副官只穿衬衣的背上灼了一下。刘副官一声惨叫，伏地不动。

马淮安搔搔嘴角：“这个小鸡仔胆子，要是吓死了，可不怪我老马。”转脸对

吴克峰说，“逊之啊，我看这胆量，也就是共党里的孙子辈。”马淮安说罢回身就走，金昊从后面为他撑起了一把油纸伞。已经升高的太阳洒落片片金光，透过伞面的红纸，一个红彤彤的影子落在马淮安脚下周遭。马淮安搔搔脑壳，“没进徐州，我先赤化了？”说着抬头往上看去，见给他打的是红伞，不免有些恼火，“头顶见红，多不吉祥。”

金昊悄声说：“司令，前清的大官，可都是红顶子。”

马淮安瞪了金昊一眼：“哼，皇帝赐毒药，也是仙鹤顶上红啊！”

吴克峰一声不吭，脱下军衣，压低金昊的臂肘，将衣服罩在伞盖上。马淮安有点感动：“大到开山辟路，小到挠心抓痒，还都得逊之你啊。”

刘副官逃出司令部院门，沿着山道踉跄奔跑。一辆吉普车驶到刘副官身边停住。姬少康伸出胳膊，将刘副官一把拉进车内。刘副官在姬少康身旁坐下，长长地呼出一口气：“我的妈呀，终于捡回了一条小命，这吴克峰果然是共党嫌疑分子！”

姬少康一打方向盘：“那还用你说！不然派你去做什么？我早知道吴克峰逃得过第一关，躲不过第二关，他一定不会杀你。现在……”

刘副官急不可耐地接过姬少康的话：“现在队伍里我是待不住了，您说送我去美国情报学校进修的事……”

姬少康一手开车，一手从兜里掏出一个信封，拍在刘副官面前：“你去美国的手续都在里边了，马上就走！”

刘副官从信封里抽出护照、机票和一厚沓美元，不由得眉头舒展，嘻嘻笑了。姬少康猛地踩住刹车，推开车门跳下去，对刘副官挥挥手：“走吧！”刘副官移到驾驶座上，猛踩油门。吉普车疾驰而去。

姬少康注视着吉普车不停闪烁的尾灯，从怀里掏出一个遥控器。吉普车渐行渐远，钻进了山坡下的一片密林。姬少康轻轻按动遥控器开关。一声巨响，密林深处腾起一团火球。姬少康冷冷地笑了。

4

77军军部临时设置在一个村落的大户人家里。程小鹏跨进门，举手敬礼说：“军座，新六军有位谍报参谋求见！”

吴克峰眉峰一耸：“新六军？就是郝鹏举的新六军？”

程小鹏点点头：“是的，他们配合我军在右翼向徐州运动。”

吴克峰略作思忖：“嗯，让他进来吧！”

程小鹏转身出去了。不一会儿，吴克岭身着国军少校服走进来，对着吴克

峰举手敬礼：“报告吴军长，新六军谍报参谋吴克岭前来晋见！”

吴克峰肩膀一颤，吃惊地喃喃道：“你？你真的是克岭……”

吴克岭拿掉头上的大檐帽，郑重点点头。吴克峰几步跨到吴克岭面前，握住他的手，细细端详，眼中潮湿。吴克岭眼中也闪出泪光，颤声说：“哥，终于又见到你了！”

吴克峰唏嘘着：“是啊是啊，没想到我们还能活着见面！”说着把吴克岭拉到八仙桌旁坐下，“快给我说说家里的情形。”

吴克岭神情凄凉：“自你离家出走后，娘没有一天不念叨你，爹也是一病不起，前年日本鬼子大扫荡，爹和娘都被炸死了……”

吴克峰眼中泪水长流，哽咽着：“我，我是不孝之子，对不住咱爹咱娘……”

吴克岭揉揉眼角：“爹和娘生前全靠嫂子侍奉，丧葬后事也全靠她料理主持，爹娘去世后，我就和她……”

吴克峰双眉一立，冷冷打断他的话：“不要提她！”然后盯着吴克岭，“你参加了新六军？”

吴克岭岔开话：“哥，我来见你，是有事求你！哥，有几句心里话我不能不说，蒋介石把郝鹏举这样的伪军都收编了，就是为了打共产党，挑起内战，搞独裁，老百姓渴望和平，不会支持国民党，你跟着他们不会有前途……”

吴克峰板起脸：“听你的话音，你不是新六军的谍报参谋，这六要改成四吧？”

“哥，民心向背你要看清啊，否则……”

吴克峰冷冷地打断他的话：“不要再说废话了，如果没有别的事，你可以走了！”

吴克岭不由得提高了声音：“哥，我是你的亲兄弟，不会害你，你可要三思……”

吴克峰一拍桌子：“够了！希望你在我没改主意前快走人！”说罢掏出手枪，“砰”地拍在桌上。

吴克岭气冲斗牛，突然伸手抢过手枪，对准吴克峰。

吴克峰猛地站起：“放肆！”程小鹏应声冲进来，举枪对着吴克岭厉声道：“把枪放下！”

吴克岭绝望地瞪着吴克峰，持枪的手不停颤抖。程小鹏再次喝令：“快放下枪，不然我打碎你的脑壳！”吴克岭终于无奈地慢慢将枪丢在桌上。

程小鹏上前摁住吴克岭。吴克峰轻声吩咐程小鹏：“放他走。我不能不给郝鹏举面子！”

程小鹏悻悻地松开手。吴克岭气哼哼地快步离开。

程小鹏问：“他到底是什么人，想来干什么？”

吴克峰叹口气：“是我弟弟，来为郝鹏举做说客，希望我们能让新六军先进徐州。你说有这种兄弟吗，竟然胳膊肘往外拐！唉！”程小鹏有些疑惑地瞥吴克峰一眼。吴克峰突然转身，大声命令：“全军即刻开拔！务必在明天午前抵达徐州！并电令徐州日军，不得接受任何方面受降事宜。”程小鹏转身就往外走。吴克峰喊住他：“慢着！马上备马，吩咐卫队随我先行一步！”

徐州西北的九里山下，晓星朗照，东天曙光初露。钢青色的天幕下，数骑快马风驰电掣，驰过黄土小道。为首的将官端坐马上，大氅在风中微微飘摆。他就是吴克峰。吴克峰在大氅内穿着一身灰布军装，打绑腿，头戴军便帽，枪套内插着科尔特.38左轮枪。十数名卫士都身佩十字花武装带，挂盒子炮，腰扎牛皮子弹盒，身背中正式骑枪，典型的一长一短配置。吴克峰命令卫队：“即刻进城，抢占白云寺军火库，不能让新四军占了先机，抢了便宜！”

徐州白云寺内的日军军火库里，岩井中佐站在院内，头包白布，只穿军用白衬衣，他的下巴其实缺了一块，但蓄了一脸虬髯，正好遮住。岩井手扶军刀，走来走去，监督着在院内连接导火索的士兵。岩井用日语声嘶力竭地喊：“快干！只要中国军队进入徐州，让本大尉就会发射信号弹，那时候我们就点燃军火库，为天皇尽忠！靖国神社里，会供奉诸君的灵位！让我们在神前相会吧！”

一名叫宪吉的中尉边缠绕着导爆索边嚷着：“支那军在战场上—触即溃，怎么能跟大日本皇军相比？我们绝不投降！”

院门外一声大吼：“中国军人，就在这儿！”吴克峰和卫士们如神兵天降。卫士们已经占领了制高点，长短枪瞄准日军。吴克峰倒背两手，目光扫视着日军。院子里的日军随着吴克峰的目光扫过，一个个像触电一样停止了手里的动作。有个憨日军又刨了一镐，因为眼神定在吴克峰身上，一下子刨到了脚面上，顿时跌倒在地，发出一声哀嚎。吴克峰注视着岩井，一字一顿地说：“你是一个中佐，难道，不知道要向军衔更高的长官敬礼吗？”

岩井拧拧脖子：“我是日本军人！”

吴克峰沉声说：“日军已经向我军全面投降！”

岩井一哆嗦，勉强举起僵直的手臂，对吴克峰敬了一个军礼。

吴克峰接着提高音调：“我是国民革命军68集团军77军中将军长吴克峰，现在我命令你，移交军火库指挥权，上缴军火清单，带领我军人员清点库存，交出所有随身武器，并向我军正式投降！”

岩井的嘴角微微颤动：“恕难从命！这批军火属于大日本帝国，属于天皇陛下！任何中国人……”

吴克峰厉声喝令：“立正！”

岩井被吴克峰的威严震慑住，不由自主地做出立正姿势。

吴克峰环顾四周：“在你周围，有四万万中国人，你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即

便你的天皇不投降,你也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只要中国人民准备清算你们的罪孽,你们就只有纳头受审!”

岩井蔫了,慢慢蹲在地上垂下了头。吴克峰双目缓缓扫过日军队伍,日军看看自己的中佐,手里的锹、镐、枪械、炸药,都慢慢放在了地上。吴克峰厉声问岩井:“你们还藏匿了一批重要军火,地点在哪儿?”

岩井双肩一抖,抬起头:“我……我……只知道在九里山,的确不知道具体地点。”

吴克峰思索片刻,挥手命令卫士们:“把他们押下去!”卫士们像驱赶羊群一样,将日军聚拢到一起。吴克峰对卫士排长说:“你们先走。我再清点一下弹药,部队进城这几天,事务繁多,恐怕没时间来了。”

卫士排长闻言要下马:“军长,我去吧!”

吴克峰双手微微合十,对庙堂一偏头:“我要去对佛爷祷告一声。你们在,多有不便。你们赶着俘虏麻利点,还能赶上入城式,跟着风光风光!仗是弟兄们打的,我走在后面,应该。”

待卫士们走出院门,吴克峰才转身缓步走向寺庙大殿。进了大殿后,他用三根香烟代替香火,对大殿上残存的佛像拜了两拜,然后从兜里掏出一张大面额的钞票塞在香炉下,转身离去。

5

徐州城内的龙跃酒楼没有了往日的喧闹。酒楼门上贴着“歇业”字样的纸条。

四叔走进酒楼厨房。地下党员小苏正在精心安排着菜肴。四叔看看他的动作,不甚满意,卷起袖口,边帮他摆放边说:“贵客将临,我们可马虎不得,这菜要摆出迎客的样子!”

小苏嬉笑着问:“四叔,这贵客到底是何方神圣啊,值得你如此忙活?”

四叔收住摆放菜碟的手,拿了双筷子,夹起菜尝了尝:“是谁你很快就知道,这鱼汁羊肉炒得不够火候……”四叔说罢拿过一条毛巾擦着手,用清水漱了漱口。

门被轻轻拉开,大陈探进头来招呼:“我回来了!白云寺军火库的枪都已经隐蔽到附近村里去了,可那个重要的军火库没有查到。”

四叔自语说:“九里山这范围也太大了,是不好找,我们要另想办法。”接着转身提醒大陈,“今天早上,他们有人见过你,你先不要露面。”大陈点了点头。四叔吩咐小苏:“那菜再炒一盘。咱这见面礼别让人小瞧了!”小苏去拿炒勺,四